

前摇摇言

1985年10月10日是校长就职日。这对密西根大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秋日。天空蔚蓝一片,一支学术界的队伍穿过校园,向着山坡上的大礼堂走去。人们身着鲜亮的学位服,大学管风琴乐队演奏着为这样的学术盛典而创作的传统乐曲。

在那个秋天的早晨,我随着学术界队伍一直走向我的就职典礼的时候,波里兹(1911-1984)所作的《走向断头台》的叠歌一直在我心中回响,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而我丝毫没有想到学术盛况和典礼。或许因为我越来越清楚现代大学校长正面临着多么大的挑战,校长要在受到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打击的同时,还要在现代社会里领导一个如此复杂的机构,或许这是我竞选校长这10个月中迟来的压力,或许这只是由于一周来不间断的就职活动使我的感觉超载了吧!

就在这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研究生院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以庆祝其成立25周年,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大学对研究生和职业教育的影响。一天后,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份报告《大学的现状》,以此作为在年度教师颁奖典礼上的致词。在我就职以后的第二天,密西根大学就在了一场橄榄球赛上遇到了自己的老对手——密西根州立大学,这场比赛将最终决出十强,并表明在加州玫瑰体育场对上南加州大学(USC)的胜利。而且,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小部分激进主义分子在就职典礼上提出抗议,而他们所抗议的问题就是他们19世纪50年代的先辈们也难以理清的。一位学生甚至在庆典的讲台上展示一幅写着“杜德斯达校长非法”的标语,这是指校务委员们拒绝向媒体公开校长选举的过程,被认为违背州里的《公开会议法》(1975年通过)。

对现代大学校长有一个通俗的定义,那就是住在大房子里乞讨度日的人。确实,很多校长确实是住在校园宽敞的房子里,但是公众都希望校长积极参与到筹款的活动当中来。

大学校长还扮演着其他一些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校长和他的妻子是大学这个小社会中的第一家庭,他就像一个由数千名学生、教师和员工组成的小城市的市长一样。当大学规模很大的时候,这种公共领导的作

用尤其重要。例如，密西根大学有 缘万名学生，猿万名教师，以及圆缘万名工作人员。其中作为旗舰校区的密西根大学安阿博校区（哉）就有超过猿万名学生和圆万名教师和员工，而整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 员万——在有橄榄球赛的周末，安阿博的人数会翻一番。作为这所大学最主要的领导，校长必须要解决好各种有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还要关注高等教育的股东们（学生和家長、州和联邦政府、商界和劳工界、媒体和公众，当然也包括教师）的兴趣。

巨型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作为主要的管理人员，负责组织从教育到医疗卫生到公共娱乐（例如校际运动会）等各项活动。再以密西根大学为例，该校年度运行预算共有猿亿美元，圆万多万平方英尺的设施，超过猿亿美元的基金，还有学校的人事、计划和设备等。如果我们是一家企业——当然，一个校长从来不这么说，至少不在教师们面前说——作为一家复杂的集团企业，密西根大学会被《财富》杂志评为缘强中的第 源位。

然而，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悦）主要对股东负责，大学的 悦（校长）却要为大学中所有的事情负责——至少是对所有的麻烦事负责。有一个古老的说法叫作“责任止于此”，被刻在了大学行政大楼的基石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管有没有校长参与在内，甚至不管校长知道不知道，从学生的无礼，到经济犯罪，到大学与市民的关系，最终都得在校长的办公桌上解决。校长甚至发现，就连运动队失利自己也会受到谴责。我是在 员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上亲身感受到的。当时，密西根大学的一位篮球运动员要了一次违规的暂停，使得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获得了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晕）的篮球冠军。比赛在新奥尔良体育馆进行，我的位子离球场太远了，即使我向那位运动员大声喊让他申请暂停，他也不可能听到，所以不可能是我的误导所致。但是作为校长，这就是我的错！

而且，和多数企业 悦不同的是，人们希望校长在争取大学所需要的资源的时候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不管是通过游说州和联邦政府，还是向校友和朋友或者聪明的企业家们寻求捐款和馈赠。多数大学都有这样一个暗含的期望，那就是校长的工作就是筹集资金让教务长和院系主任花，由主要的财政官员和行政人员来监督他们。

校长的家庭也起到了牧师的作用。确切地说，我和我的妻子安妮（粤）像大学这个大家庭里的父亲和母亲。学生们向我们寻求父母般的支持，哪怕是他们强调他们拒绝我们替代父母（粤）的角色（事实上，他们是在一个别出心裁的示威中，通过在我家的院子里挖洞“埋葬学生权利”来表达这种拒绝）。教师和员工也向大学要求养育和照顾。尽管我们和大学的其余部分一样，也有着一样的压力，但是校内外

的人都希望我们成为大学的啦啦队长,并且总是乐观并充满信心的。人们还希望校长是信念的守护者,不管是这个机构的信念的守护者,还是对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的信念的守护者。我有时候会把后一个角色想象成西部边疆小镇的疲惫的老治安官。每天他都要把自己受伤的躯壳从床上拉起来,带上武器,然后到大街上去面对持枪歹徒射出的子弹。这些对立面有时候是政客,有时候是媒体,还有时候是大学中的各种特别的利益集团,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学的管理层,如院系主任或校董等。每一次我为大学辩护、进行较量的时候,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比我更快拔出枪。回想过去的十年中,我尽力履行校长的各种职责,却只留下少许伤痕,还真让人高兴呢。

就是这些经历刺激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想在高等教育正面临的问题上至少提出一个视角。不用说,这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和观点受到了我在密西根大学任校长期间的经历的影响。人们一直都把密西根大学看作是美国高等教育——更是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旗舰。美国高等教育多数的问题、麻烦和挑战充斥着这个机构。然而,由于密西根大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大学之一,其范围和复杂性有时候会使问题扩大到其他学校从未经历过的水平,例如:密西根大学的资源数以亿计;一个典型的学生集会示威就会有几千名参与者;大学中有争议的问题不管是运动或者科研管理,还是教师、学生的表现等方面,不仅会在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也会见诸全美的媒体;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不管是和公司、医疗系统,还是和体育产品制造商,处置的方法就像是和规模相当的、跨国的战略同盟一样;不管是在国家、州、地方,还是大学的层面上,政治环境都紧张又无情。

即使在最平静的时期,领导密西根大学也是一个挑战。在一个有着巨大变革的时期领导密西根大学更为不易,就像一辆失控的汽车开向悬崖的时候要控制住轮子一样。在一所主要大学里领导改革会是一个特别的经历,有时强烈,有时令人灰心,有时也让人愉快。很明显,这种经历也形成——或许会改变——本书中的观点。

由于高校之间差距很大,使得讨论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事业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本书集中在一个特定类别的高校上,即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它们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显著的机构,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机构。坦率地说,它们是我作为学生、家长、教师和管理者所最直接接触的大学类型。幸运的是,这些机构复杂而又广泛的本质使得本书讨论的一些问题与其他形式的学院和大学多少都有些相关。

即使这样集中论述,我在考虑研究型大学显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时候,仍遇到了一个难以应付的挑战。有很多文章、专著和书籍都在讨论高等教育的各方面问题,我试图更全面地论述,其中大量的问题都在考虑

范围之内而且也都相互关联。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要对当代高等教育的问题开什么学术妙方,或只写给学术界的同仁们,而是向广大读者表达我个人的感想、观点和反思。这些都是作者长期领导密西根大学的经验结晶。本书是试图在这些往事和伤痕并不如烟的时候及时完成的。

也许我的这些观察和经验有失偏颇,但仍希望本书对读者有所助益。至少它应能给那些希望理解一位重点大学校长眼中的美国高等教育的人们送上一份消遣。

鸣摇摇谢

尽管作者自愿为本书的全部内容,尤其是书中的弱点和瑕疵负责,但还应该感谢一些有着伟大才智和经历的人们对本书的影响。我有幸向密西根大学的一些非凡的领导人学习过学术管理这个神秘的行业,他们包括:詹姆斯·莫里森、厄文·罗森、威廉·圣里、约翰·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和詹姆斯·史密斯等。

从密西根大学校长位置上卸任以后,我仍有机会从一些研讨小组、研究所和专题学术讨论会中受益,它们影响着我对高等教育问题的看法。同一些人切磋使我受益匪浅,他们包括:厄文·罗森、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和詹姆斯·史密斯。

在本书所涉及到的 15 年中,密西根大学尤其感到幸运的是,能够拥有一支卓越的行政管理队伍,其中一些人仍在担任高等教育的领导职务,所有的人在高等教育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经历,所有这些都值得我深深的感谢。在这一时期,密西根大学很明显是一所“院系主任的大学”,院系主任有着非同寻常的权利和机会,学校主要依靠他们实施领导,并且依靠他们去吸引一些杰出的学术骨干。

最后,密西根大学的第一夫人安妮·杜德斯达(Anne DuStoep)贡献很大。只有那些做过大学校长的人才会知道校长夫人所起到的绝对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校长是一个协同合作的角色,本书也从她的智慧和经验中受益。她是大学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我在任内做出的最好的人事任命(尽管安妮有时把第一夫人的角色笑称为契约佣工,而不是职业聘用)!

目 录

前 言	(员)
第一编 变革的时代	(员)
第一章 绪论	(猿)
第二章 变革的挑战	(员园)
摇摇第三章 回应一个变化的世界	(猿园)
第二编 变革的体现	(缘园)
摇摇第四章 教育	(远园)
摇摇第五章 科研与学术	(怨园)
摇摇第六章 服务社会	(员园园)
摇摇第七章 学术	(员园员)
摇摇第八章 资源	(员园圆)
摇摇第九章 多样性	(员园猿)
摇摇第十章 技术	(员园缘)
摇摇第十一章 管理和领导	(员园远)
第三编 变革带来的挑战	(员园怨)
摇摇第十二章 大学的转型	(员园员)
摇摇第十三章 高等教育的未来	(员园猿)
摇摇第十四章 演变还是革命	(员园缘)
注释	(员园远)
英汉译名对照表	(猿园园)
译后记	(猿园圆)

第一章 摇绪摇摇论

平淡时代的那些信条已经跟不上风云变幻的现实。当现实中充满了困难,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当情况与以往如此不同时,我们必须重新思索。

——国会为州赠地学院制定的《毛利尔法》,
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于 1862 年 苑月 圆日

愿月下旬的一个炎炎夏日,密西根大学被宽阔古老的树阴笼罩着,空气如同静止一般。休完暑假归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又要挤满安阿博校区(~~大学~~)。在秋季的新学期开始之前,此时是多么的宁静。唯一可以预见的重大变化,是那隆隆雷声后即将来临的一场暴风雨。

今天,变革的风暴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我们的世界又要经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社会变革的时期,其深刻程度不亚于先前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不同的是,以往的变革都要经历几个世纪才得以完成,而如今,几年就足够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飞速发展的时代。如果教育曾经简单过,那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吧。

大学曾经长期过于重视全局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学术决策制定的过程,这就使得变革是有限度的。从考古学的层面讲,“新”的计划建立两个世纪以后才会取代“旧”的计划。然而,我们不能再为这种不加批判的保存而承担代价了。那些拒绝适应新的现实的人将如同商店里的过期货品一样遭到淘汰。

现代社会最能被预见到的特质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我们不再相信明天会和今天差不多。大学必须要寻求保留它核心价值中最珍贵的部分,同时还要开拓新的道路来热切回应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机遇。

在我们跨入新世纪之时,这也就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同时,这也是在我任职期间密西根大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曾试图把变

革融入日常的学院生活中去,正如我们在这个变幻的世界中,曾用古典的价值与传统指引我们的方向。然而,我们不是仅仅简单适应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还要对这个充满变革的世界的本性加以影响。我们不只是单纯地跟随社会的脚步,我们还要在这个旅程中成为主角。

本书旨在探讨处于世纪更替时期的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的本质和美国大学的未来。如果说有一个主题贯穿全书的话,那就是变革。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深远而迅速的变化,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大学,如果还要继续为后世服务,就要对此作出相应的改变。

关注的时代

在知识时代,受过教育的人和他们的思想已成为国家的财富。大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重要,大学教育的价值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之高。大学提供了教育的机会,创造了知识。大学所提供的服务是当今社会取得领先优势的关键,它们包括个人生活的富足与安乐、经济的竞争、国家的安全、环境保护和文化繁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没有哪一项公共投资能像高等教育投资那样取得如此高的经济回报。在联邦政府对学生助学金项目与校园研究的财政支持衰落 10 年之后,强盛的经济又使得联邦政府可以重新开始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此相似的是,强大的税收使得许多州得以重建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被削减的教育基金。

然而,虽然最近公众对大学投了信任票,大学教育中仍然存在着大量难题。媒体继续用一种掺杂了怀疑与无知的沮丧态度来观察大学,他们时而有之的敌意破坏了公众对大学的信任与信心。以负责任的名义对学术事务进行干涉的危险仍然居高不下。纵观整个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曾经对社会的既定事务表示激烈的反对,例如反对“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我们渴望一个关键性的机制能使校园更加多样化,能为那些处于社会边缘被歧视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教师也承受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他们担心科研经费会因为经济衰退和津贴项目变动而再度被削减;他们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学院惯例感到忧虑,诸如任期和学术自由,越来越细的分科使得学者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同时在获取赠款的要求、偏重于科研的奖励制度与对教学的热爱和责任感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冲突。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所形成的知识经济将会摧毁我们的学院与大学,把其遵循的学术价值与传统都抛到一边去,用市场要求来取代公民意志。^①一些悲观者甚至预言,大学作为社会存在了近千年的机构,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消失。^②

当然,更多的人则相信大学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依旧重要,甚至不可

或缺。我们清楚地知道,有关高等教育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的争论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那种独特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即大学和社会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不可能继续建立在上一世纪所依赖的条款和条件上。

我们最近听到了许多针对大学的批评,这些批评来自各个方面,既有学校里的声音,也有校外人士的看法。从学术伦理到学术自由,再到教师的任期,大学的价值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挑战。这些批评大多是分散的、偶发的,现在有针对性地把它集中在一起。我们对教育的承诺及教师的执教能力都受到质疑。教师任期也遭到了严厉的攻击。学术研究的质量与实用性将要接受更加细致和彻底的检验。政治力量正在介入教育机构的管理。人们不断抗议学费的上涨,一系列令人担心的事情仍在发生。

全美的大学为处理这些事情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本科生教育重新占据了优先的位置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们几经扩大了助学金的资助范围。各种层面的高校招聘活动更加公开、严格与公正。我们成功地募集到了数以亿计的捐款以补偿公共基金的缺口。我们投资了最新的信息技术以支持教育、科研与服务,同样也提高了整体的工作效率。我们削减了一部分开销并且采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使之既节约金钱还能更好地为教学的核心任务服务。我们更新了校园里许多的硬件设施。我们同关键的公共部门进行了更加有效的交流,来赢得它们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与理解。

为了迎接 21 世纪挑战,高校勇于面对更多意义深远的变革,并为此制定了目标。更多的有色人种出现在我们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队伍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女性在学校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改善。我们的校园在各个方面都更加国际化。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使知识的保存、发现、传播与转化方面有了革命性的进展。研究人员能够拓展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课题,如全球性变革、人类基因问题、宇宙起源等。

当学术界面对着更多根本性问题要解决的时候,未来几年我们需要勇气与稳定作为我们的后盾。政治家、各类权威人士与公众不断向我们发出挑战,同时日新月异的技术也在不断驱使我们前进。我们不会回避任何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教授的内容是什么?要怎样来教?由谁来教?教多久?谁来评定教学质量?谁来制定评判规则?谁来投资教学与科研?谁能从中受益?谁来管理?如何管理?我们的任务中有多少是可以为公众服务的?谁是合适的合作者、合伙人与赞助人?

大学改革还面临一些最显著的短期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各个层面目标多样但并非总能协调的政治议程,诸如:限制教育经费支出,甚至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让教育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取消国家对科研的支持经费,而这笔款项从形式到数目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确立下来的,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加速学院体制的改变。

一些已经使大学受到影响的令人忧虑的趋势与这些目标背道而驰。目前人们存在这种想法：教育是一种个人经济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社会难以从中受益。这种想法呈不断上升趋势，从而使得支持高等教育的公共基金一直在减少。一些历时长久的政策，例如肯定性行动，代表了社会的平等与公正，而在今天却受到了一些政府机关以及来自法庭上的挑战。科研经费经常被用于组织投票、政治活动或者庆典活动。这种行为既扭曲了科研又影响了研究生教育。学生们的债务负担驱使他们更加功利，他们要求学校开设的课程要适用于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就业压力。同时，还有一种声音呼唤学院回归理想中的“古典”课程，因为这些课程都是基于西方文明的伟大著作。

我们另一个特别的担心来自政治力量对大学管理和使命的过分干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想方设法控制高校的行政决定与资金援助。有不少关于行政和司法干涉科研过程的事例，例如，星室法庭听证会（~~泽~~ ~~精~~ ~~老~~ ~~制~~ ~~案~~ ~~理~~ ~~由~~）先于政府实体调查学术研究是否弄虚作假或者科研基金的开支情况如何。我们过于依赖通过开会来解决日常事务和人员雇用方面的问题，这种恶劣的影响还只是刚开了个头。行政权力过度约束了我们，这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开销，还造成了管理负担。管理公共领导机构的权力常常掌握在这样一群人手里，他们坐上这个位置并不是由于他们理解并支持高等教育，而只是由于党派间的政治原因。这种趋势，使得公众失去了对高校的信心，也使得董事会对我们的机构更加不信任。

并不是说我们身处大学里的人就是无可指责的，有些学生、教师、政府官员、赞助人、理论工作者和政客都扭曲并损害了大学的基本价值与意义。我们在回应他们的要求时常常只是作出应对式的反应，而不是采取预先行动。知识与实践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迅速扩大。我们的学术体制又过于僵化，因而无法适应这种局面。当我们需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时，高等教育有时在总体上被分割开来并具有了竞争性。一成不变的兴趣阻塞了我们革新的道路。也许最令人沮丧的是，为了达到目标，我们仍然需要增强自信心，洞察未来，并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计划。

大学作为我们的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然而，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大学的变革却以缓慢增长的线性（~~连续~~）进度在进行。无论是改进、扩张、缩小还是改革，大学都没有改变我们最基本的任务、道路与结构。有这样一种古老的说法：人们在某一时刻铭记的大学的进步有时离那个目标并不远。然而今天我们却无法享受这样的奢侈了，也不能再把变革束缚在这样的小范围里了。我们正在目睹高等教育在本质上产生的巨大转变，

这个变革不但发生在美国,而且全世界都有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在大学的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

高等教育中这场从形式到内容都意义深远的革命源于人类将进入知识社会的现实。受过教育的人和他們所创造的知识会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知识本身的扩张是无限的。今天的社会要求其成员成为终生学习的人,这就要求教育机构可以随时随地地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高等教育与技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这些力量使得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的人要重新审视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怎样做。我们要质疑一切。我们要变得更加的宽容,更加勇于实践,更加愿意尝试彻底的解决方法。如果我们不能引导我们的职责和机构进行彻底改造,当变革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所带来的大量的竞争者)压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学的作用被边缘化,我们的价值标准也会受到威胁。

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责任为其他国家展示一条改革之路,而不是仅仅回应和跟随变革。我们要发出清晰、响亮的声音,并和公众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在学术界,我们必须保证开展积极的论辩与实践,抛开我们狭隘的个人利益,毫无畏惧地迎接这个历史上伟大的时代的挑战。

变革的持续性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为的大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骄傲。美国人齐心协力,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建立的是19世纪的大学,而这个世纪结束了,曾使我们获益颇多的模式可能已不再适应21世纪的世界。

社会不断变化,大学这样的社会机构也必然随之改变,这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变革一直在塑造着大学,并赋予它特有的风格,同时大学也在寻求保留和传播其学术成就、文化观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大学在近一千年里保持了它重要的社会地位,也许是由于大学以深刻的方式服务于现代化的社会。一次次的改变塑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我们接受了长久的、自由的教育理念,把学术纳入教育使命之中,扩展了各项活动来向社会提供服务,使科研更加切合社会的需要。

我们今天的教学方式看起来是如此的明确与自然,谁能相信曾经有那样一个时期,我们的师生研讨会、实验室教学甚至是讲课的革新引起了多少的争议。^①学生在早期的学院中是这样学习的:背诵或者翻译那些远古的著作,死记硬背古典的语言、修辞法和一些简单的数学。教师更注重学生的准确性而非理解力。早期的学院既保守又顽固,他们对扩展知识

和鼓励批判性的思考毫无兴趣。课程里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观以及公民的责任。学院把他们自己视为反对变革的壁垒,学院的职责仅仅在于为下一代培养牧师和律师。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变革还是不可避免的到来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与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向传统的“精英”家庭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发起挑战。到了 19 世纪中叶,人们所认同的高等教育应该走“古典”道路的意见出现了分歧。随着国家人口激增,大学入学率依旧保持平稳,而毕业生的威信却在下降。

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城市化进程开始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学生和社会需求也大大改变了。生存下来的教育机构开始热切地回应这些新的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大学里充满了大量的退伍军人,高等教育再次面临着剧烈的改变。学院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今天,当经济日渐全球化,知识经济开始取代产品经济时,我们的高等教育再次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变革的速度第一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主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从残酷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去面对实实在在的挑战,因为世界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变得如此的多样化。正是由于很快适应社会的变化并做出根本的变革,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学才一直保持着生机与活力,保持着与社会紧密的联系。

用什么才能够解释大学如此永恒而广泛的原因呢?埃瑞克·阿什比(1924-2003)指出,不管它们怎样变革,“大学都被普遍认为是在人力资源上社会投资的最佳途径”^源。社会信任并支持大学所进行的教学和科研,他们把子女与未来都托付给这个地方。我们的大学作为人类遗产的宝库、传承者而存在于世,它们是知识的守护人和创造者。

大学的使命是连接大学与社会的黏合剂,也是大学历经千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得以成功存在的原因。在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中,大学执行这项任务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这种社会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即使有变革,也是渐进的。而在今天的社会中这样做却实属不易,因为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相互依存,知识的传播是革命性的,我们的作用也有了根本性的变革。

绝大部分的高等院校都热切地回应这个变革的世界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它们需要为一个新的时代服务。然而,它们的改变只是在传统的模式中进行的,所依据的是学术界一直所特有的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思和取得意见上的一致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大学发生的变革都遭到了大范围的反对因而不是战略意义上的。总的来说,我们的大学仍然没有努力把握住知识时代的伟大含义,即学习的文化,而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大多数的高校还只为了单纯适应这个变革的世界而变革,它们

还没有把自己转化为一个能适应未来的机构。学术体制变革的缓慢进程不足以使大学控制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危险,社会力量的大潮将会横扫高校,以不可预见和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变革高等教育,创造出新的教育结构形式来挑战我们关于大学的经验与观念。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变得更加繁荣。在一个注重知识的社会里,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如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大学,这个聚集了众多不同机构的高等教育产业,将会以令人兴奋且无法预见的方式向前发展。

当我们展望即将到来的变革时,当我们探求有关未来的前景时,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大学是迎接其所处的环境的挑战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变革的倾向是一个基本的特点,而且是大学生命的力量所在,即通过学术研究不断产生新知识。反过来,学术研究又改变了我们所提供的教育,影响了我们所处的社会。

充满活力的延续性很好地平衡了大学不断寻求变革的趋向性,特别是这种延续性源于我们根本的学术使命和价值,并且扎根于一个民主的社会。大学活动的重点、形式与组织改变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去适应新的挑战。正是这些学术原则、价值观和传统给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并赋予大学持久的生命力与特殊的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学的生命力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一直在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对它进行评价。我们以此为依据来调整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在顺应社会变革需要的同时,保留它的基本价值与使命。今天,我们必须再次努力预测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以使我们的学生为他们将要承接的世界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坚信,大学教育更深层次的目标虽历经千年却从未改变,从未消失的,因为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大学扩展并发掘了人类的潜力,使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代代相传,并创造出了影响未来的知识。因此,我们更应该理解,对绝大多数的教师来说,在大学工作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神圣的召唤,召唤他们为学术与教学奉献爱。

然而,当我们决定要保留这些更深层次的目标,保留这些被时间检验过的价值与传统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世界的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这里,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发现了自己不断变革的特质。为了保留对大学长久以来的期望——或者说,这更像一个田园诗般的梦想而非真实存在——我们不要顾忌社会的看法,要勇于让我们的大学经历一次相当大的冒险洗礼。

变革不仅仅是美国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在今后若干年内还是美国大学的发展目标。变革将会为大学带来不可估量的机遇,使大学带着目标,带着智慧,带着勇气进入新世纪。

第二章 变革的挑战

我们这个时代的麻烦在于我们要面对的是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未来。

——保罗·瓦勒里(~~法国诗人~~)《诗歌的艺术》^员

在每个秋季的开学典礼上,大学校长向新生致欢迎辞是大学历来的传统之一。在新生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活之前,在他们还没有在被大学岁月中洪水般无聊而繁杂的信息淹没之前,能有一个机会向他们提供几句忠告显得非常难得。

借着这个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的难得机会,我将像平常一样以一个简单的观察来开始我的评论,那就是新生们将会在 21 世纪度过他们的大部分大学生活。他们要时刻准备着面对这个与 20 世纪截然不同的社会所带来的挑战。而他们的教师却都是成长于 20 世纪。更进一步说,这些为他们提供教育的大学,在很多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前的状况。

当每次在新生集会上谈到这个话题时,我就开始变得不大自在了。很明显,在这个社会里,变革的力量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强大。一个更加重要的,也是我们在 20 世纪最后几年里想要了解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即大学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为这个与众不同的时代教育合格的公民,为这个我们不了解,甚至无从想象的社会提供服务。

事实上,这份担心既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也不会令人感到忧虑。在大学悠久的历史中,这个主题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作为人类文明持续最长的机构之一,大学始终具有适应变化并加以调整以服务社会的非凡能力。大学不是永恒不变的,大学已经被改变了很多,现在也一直处于变革之中。纵观我们的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呈现了惊人的多样性,从小小的文理学院到巨大的大学体系,从商店边的私营学院(~~美国~~)到全球性的网络大学(~~美国~~),都说明了高等教育在种

类上的巨大发展。

高等教育的现状是能够和美国历史上大学变革的两个时期相媲美的。19世纪晚期,重要的公立大学第一次辉煌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若干年里,研究型大学一直为战后美国的需求服务^①。一个世纪以前,工业革命把我们的国家由农业为主的社会成为一个能够主宰 20 世纪的工业巨人。那些遵循牛津剑桥教育原则所建立的最早的殖民地大学被合并到了赠地(赠地赠地)州立大学中,为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教育服务。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高等教育目睹了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注册率的惊人增长,大学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教育机会。

另一个与此相似的高等教育巨变的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复员军人需要教育,大学在国防研究上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战后经济复苏,发展迅速,这些都导致了大学在规模和数量上的膨胀。联邦政府的支持学生的助学金、校本研究(校本研究)和开展诸如医药、工程等专业学院(专业学院)建设方面实施了直接有效的措施,使得当时的大学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我们今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那两个变革的时期极为类似。许多人也指出了其消极的因素,例如,在资源有限的时期,过快的增长是以牺牲教育与科研的质量为代价的,公众对大学逐渐失去了信任与信心,研究型大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变革所带来的挑战:知识成为决定经济繁荣、国家安全和人民富裕的关键;国家间的依存互动,美国人口的不断变化使得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样化,我们要研究如何在冷战后的世界赢得生机,如何让人类在这个资源已经枯竭的世界里生存发展。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正在经历飞速变化的时期,这就要求大学做出相应的变革。

挑战与变革共存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世界里,只要想想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的世界里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到摒弃,自由与民主之风吹遍了世界,一个新的全球规则正在形成之中,我们正在尝试着掌握人类的基因来治疗疾病,我们可能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甚至影响人类种群的进化。计算机的力量——速度、存储信息的能力、运算水平——在每十年中就有着百倍的增长。国际互联网将成千上万人联系起来,使地球上任何地方甚至让身处太空的人们都能进行轻松愉快的交流。

这些变革只是冰山的一角。然而,在世界范围内,种族冲突不断升

级,国家已经不是世界经济安全的主体,从城市到社区,从邻里到家庭,我们许多的传统社会模式已经被破坏,新的通讯与交通技术的激增给了我们更大的流动性和新的市场,以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把国内和全球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也日渐威胁到了长期存在的一些社会结构,例如事业单位、政府甚至已过时的大学。

一些人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如同我们以前所经历的那样;二者所不同的是早期的社会变革要历经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而今日的变革只需要几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完成。

在这充满变革的时代,不断发展的社会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索美国大学本质的机会,我们不仅仅是要简单地审查自己的过去,更要推断未来世界所具有的一切可能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让我们首先仔细探讨推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高校的巨大力量。尽管有各种区分这些力量的方式,还是让我们先思索推动变革的广泛的社会力量,然后再把焦点集中到引起高等教育变革的力量上来。

变革的主题

知识时代

回顾历史,人们可以通过人类文明在本质上和结构上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来判定某个时期,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大发现时期与工业革命时期。有很多人都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的社会正在又一次经历观念和结构上的根本性变革。

变革的迹象随处可见,如同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由农业国家进化成一个工业国一样,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后工业时期,一个知本社会(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源)社会。今天的工业生产正在由以物质生产和劳动力为主的产品,平稳地向以知识为主的产品与服务转移,新知识的创造与应用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最新形式。

我们正处于转变的时期,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正在取代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成为我们力量、繁荣与富裕的源泉。更确切地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知识时代。知识本身也就是受教育的人和他们的思想,成为我们通向繁荣的关键^源。我们的社会更加关注知识,更加依赖于创造知识的社会机构,因为它们为受教育者提供了知识与终身学习的机会^缘。

我们飞速通往知识时代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信息技术的出现,如计算机、教学交流网络、多媒体与虚拟现实等。现代电子技术已经大大增加了我们学习、工作和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它们让我们更快

更广泛地传播信息,并通过多样的渠道把遥远的地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连接起来。这个技术使我们用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方式来就工作、学习和娱乐进行交流。当然,我们的国家也曾经历过由技术引发的戏剧性变革,例如,19世纪末蒸汽机、电话、汽车和铁路的出现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它们创造了工业化的社会,使国家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⁵⁵。然而,我们却从未经历过技术发展如此之快的时代。技术以每十年成百倍的速度发展,冲破了时空的约束,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交流、思考与学习的方式。

与曾经驱动了早期经济变革的钢铁与石油等自然资源不同,知识是无穷无尽的,用得越多,它增长与扩大得越快。但是,知识的大门从来不是为所有人敞开的,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吸收并利用它。因此,无论是普通的学校还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大学都将在我们的社会进入新世纪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知识经济下,越来越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需要更高层次的教育与培训,就像今天的美国有大约三分之二的高中毕业生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这就意味着在今后几十年中,大学学历将成为寻求工作的最低门槛。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他的个人福祉和生活质量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知识时代对高等教育而言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是大学的媒介,是发现、塑造、获取、传播和应用知识的活动。大学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教育年轻人,保留我们的文化遗产;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富强提供基础研究;培训我们的劳动者并评定他们的能力;挑战我们的社会并刺激其发展。知识与受教育者已经成为国家繁荣与安定的关键,人们对此已达成共识。社会上还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通过新知识的产生和应用,大学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如同政府干预的失信导致把政治注意力从财富的分配转向财富的生产一样,大学也不再仅仅满足于传播与分析知识(“教学”与“学术”),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创造知识(“发明”与“创新”)。

人口构成的变化 崭新的大多数

当美国人听说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人口的变革时,可能会第一次想到人口的老龄化问题⁵⁶。战后婴儿潮那一代已经进入中年而且很快就要退休,这给我们现行的津贴项目如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带来麻烦。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个短暂的年轻人数量下降以后,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大学新生的增加,这是对婴儿潮那一代人的回应。然而,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大大超过了年轻人数量的增长。在这个国家,超过25岁以上的老年人很快就要超过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数量。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会一直持续。进一步讲,我们国家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率已达到历史最低点。自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降低到平均水平以下,我们越来越